

郭新林与他的黄河泥印

本报记者 王学典 本报通讯员 闫趁意



古籍记载：“黄河斗水，泥居其七。”

武陟河段的黄河泥富含胶质，经过塑型和烧灼后，能够幻化为青、黄、紫等多种颜色的器皿、乐器和印刻等艺术品。这些黄河泥制品，在一代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手中，逐渐融合了音乐、美术、雕刻、书法等多种技艺，成为兼具欣赏、演奏和实用功能的精美艺术品，宛如一股清流，在传承黄河文化的道路上潺潺流淌。黄河泥印就是其中的代表。

初次邂逅黄河泥印非遗传承人郭新林，是在去年10月在嘉应观。那天，正值嘉应观建观300周年庆典，记者漫步在观内，被郭新林摆放着印章泥塑的摊位深深吸引。当他小心翼翼地拿起一枚心形泥塑，只见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“双喜闹梅”图案，令人赞叹不已。从此，便认识了郭新林。

近日再次见到郭新林，是在武陟实验中学的“心斋印社”社团课上。好奇地询问他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，他微笑着回答：“来学习。”在此之前，记者以为他只是个普通的泥印匠人，民间这样的巧手工匠并不罕见，大家在赞叹他们的作品后，往往很少关注他们本人。

深入了解郭新林，是在黄河泥印视频号上。目睹了他在黄河边精心挑选黄河胶泥的全过程，历经复杂的制坯、写印文、刻字、烧制等工序，最终制作出一方方散发着黄河泥土芬芳的泥印。这些泥印，不仅凝聚了他的心血和智慧，更承载了他对黄河文化的热爱和传承。

人们或许好奇，这位沉稳专注的年轻人与黄河泥印之间，究竟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？郭新林，作为黄河泥印非遗传承人，他选取黄河特有的胶泥，经过烦琐的工序后，用篆书体刻制出与仰韶时期风格一致的低温泥陶印。他在传承古老技艺的同时，也在不断创新和发展。他手下的泥印，既有单一的篆字，也有多种图案造型，如十二生肖图、树叶等。这些泥印不仅形状各异，还演化

为随形、捏制动物造型印钮或人文景观造型等，既可作为摆件装饰家居，也可配以流苏做成挂在胸前、腰间的饰品。

随着黄河文化的不断发掘与传播，黄河泥印的知名度日益提升。2023年7月25日，郭新林制作的“黄河魂”“黄河文化之乡”等黄河泥印作品被陕西省黄河文化博物馆征集收藏；同年10月12日至14日，“黄河泥印”与奔驰公司合作开展公司团建活动，郭新林应邀让奔驰车主体验制作黄河泥印的乐趣；2024年10月19日，他又应邀参加第二届黄河流域高校图书馆论坛非物质文化遗产展。

如今，黄河泥印不仅被国内书画名家、行业领导收藏和使用，还成为开业伴手礼、结婚伴手礼、成人礼、生日纪念礼等活动的雅致选项，深受大家的喜爱和追捧。省内外的篆刻家、爱好者、研学团队和高校学生纷纷慕名而来，跟随郭新林一同到黄河边选泥、摔泥制坯、写撰文、刻印章……

近日的一个周末，记者致电郭新林询问他的近况。他告诉我，他正在武陟一超市门口摆摊贴手机膜。这出乎我的意料，因为我一直认为他每天都在忙碌地制作黄河泥印。他解释说，制印太小众了，为了养家糊口，他不得不做些其他工作。

郭新林，一个黄河岸边普通的乡村孩子，因为自小对泥巴的痴迷而荒废了学业。只有初中文化的他，在追求黄河泥印的道路上遇到了重重困难。然而，他对黄河泥印的痴迷和挚爱却让他义无反顾地投入其中。他把大把的好时光都给了黄河泥，有限的资金也全部投入到了买书学篆刻、学制印的过程中。

就像石缝中绽放的山花和绝壁上生长的松柏一样，郭新林执着地追求着集书法、篆刻、雕塑、美学和传统文化等艺术为一体的黄河泥印的制作。他的这份挚爱、痴迷和坚守，令人动容。



图① 黄河泥印作品。
图② 郭新林在展示他的黄河泥印。
图③ 郭新林挖采黄河泥印用的胶泥。
图④⑤ 郭新林在刻黄河泥印。

本报记者 王学典 摄

